







编码错误

应为宋史443



列傳卷第二百二

宋史四百四十二

開儀圖司上柱國錄軍國書前書君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院院等奉

勅修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黃庠揚真附

唐庚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



三百令十八  
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  
詢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  
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  
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絲是知名於時宋興以  
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  
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  
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  
世以為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  
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  
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真兩累遷尚書都官員

外郎預脩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  
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  
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  
卜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  
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  
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  
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隣幾開封陳留人少種學博覽為文淳雅  
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  
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



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監鐵匄院脩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飾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真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官監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

### 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入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中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土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漢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



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才  
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其必謹烽燧嚴斥候  
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  
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  
以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  
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上不厭兵  
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  
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  
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  
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愉鄧艾繼兵

於冗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  
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  
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  
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  
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  
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  
大患夫惟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  
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  
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  
歛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



四  
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  
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  
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  
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  
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  
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  
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  
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  
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  
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

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  
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  
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  
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  
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  
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  
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  
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  
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  
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



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  
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  
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  
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  
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  
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  
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  
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  
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

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  
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  
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  
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  
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  
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  
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  
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  
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



四百八十一  
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柔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

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禮書



三百九十七个  
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練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未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為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為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

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拱之寃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覲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



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  
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為  
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揚行密據淮南使人  
以兵迫起之居巖散追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  
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  
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  
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  
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  
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

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無隴西郡王宅教授  
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為逢求遷官  
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  
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  
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  
琦琦甚器之與黃庠楊實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為  
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  
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盜  
母之喪而同喪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



三月八十六人  
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  
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  
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  
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  
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  
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宣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  
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  
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真也遂擢第一公卿稱  
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  
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真作龍首山人真  
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  
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相為宗  
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平常商英罷相  
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  
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  
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  
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



三百八十五  
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  
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  
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  
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  
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  
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  
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  
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  
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  
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

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臨邛并械  
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  
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  
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  
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  
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  
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  
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  
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



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  
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為鞞好事者傳之以為  
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  
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  
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  
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  
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  
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  
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  
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

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  
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  
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  
僖祖配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  
皆祖宗首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  
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  
于祖宗廟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  
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  
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



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永晉  
 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  
 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  
 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  
 軻並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  
 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議哲宗即位議  
 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  
 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  
 黃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詳  
 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

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  
 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  
 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  
 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  
 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博  
 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極  
 拾人所棄遺少加槩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  
 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  
 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中不貳也初娶宗女隸籍



三百八十三人  
右選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  
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  
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  
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髮即起自袒其膚杖之  
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  
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  
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  
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  
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  
太平州境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宮

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  
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  
其老家貧貸于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  
以丐人鑄所為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  
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  
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哀歌詞名  
東山樂府俱為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  
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  
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  
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



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又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奇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闊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青益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為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為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



三百九十五个  
增秩伯思固辭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  
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除河  
南府戶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辨秩滿留守鄧洵武辟  
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  
漢彝器欵識研究字畫體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  
未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  
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厖雜  
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  
章草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弄又二年除  
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無大典檢閱文字改京秩

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堂管筭奏以脩書恩升  
朝列擢祕書省校書郎幾遷祕書郎縱觀天府藏書  
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  
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  
集古器考定真贗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  
諸公自以為不及也喻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  
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  
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  
文翰覺而書之不喻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  
學問慕楊雄詩慕李白文集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



二百五十七  
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訥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袁伯思平日議  
論題跋為東觀餘論三卷

列傳卷第二百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

宋史四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公事兼中書省長官相繼修國之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弟詠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朱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夙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



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  
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  
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  
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  
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  
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  
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  
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  
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  
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為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

史編脩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  
黨論實錄多訛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  
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  
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  
首問焉對曰庭堅持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  
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言者猶以處善地為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  
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旨  
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僉書寧國軍  
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



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  
 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  
 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  
 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  
 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為者善  
 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  
 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  
 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為侍從時舉  
 與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  
 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灑山谷寺石牛洞

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  
 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  
 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竒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粹  
 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  
 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  
 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  
 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  
 革浮薄調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  
 為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



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徹警坐脩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脩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

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綽其凌麗竒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脩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竒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



事罷官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  
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  
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  
書與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  
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  
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  
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大學博士校正秘書省  
書籍遷正字而復為無國史院編脩官上日有硯墨  
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

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  
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  
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  
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  
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  
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  
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  
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觀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  
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



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  
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  
丞入為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  
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  
義自守汨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  
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  
宗立起為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  
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  
宮初未入潁聞蘇軾言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  
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儀觀

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  
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  
酒斂飲食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  
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氏皆將以為寓  
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  
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  
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  
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颶怒之  
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  
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



三百九十六字  
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  
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  
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  
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  
者以為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  
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  
田謝不取晚監南獄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  
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  
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

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  
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  
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  
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  
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穎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  
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  
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  
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  
禮為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  
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



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  
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特刺字俛  
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  
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  
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  
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  
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  
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  
執大馬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

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  
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  
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  
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  
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  
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  
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  
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領時  
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問而師道賦  
詩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



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  
 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薦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薦六歲而孤能自奮立  
 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  
 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  
 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美薦再拜受教而家  
 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  
 親未葬何以學為且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薦其事  
 軾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  
 世之喪三十餘柩歸定華山下范鎮為表墓以美之

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  
 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  
 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  
 禹謀曰薦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  
 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  
 繼去國不果軾亡薦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  
 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為問即走許汝間相地卜  
 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  
 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懷中  
 年絕進取意謂穎為人物淵數始定居長社縣令李



四百八十一  
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二為喜論古今治亂  
條暢曲折辨而中理當喧溷舍卒間如不經意睥睨  
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  
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首鬼章將致法為深  
論利害以為殺之無益願加寬大當時躓其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為穎上令以剛直  
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  
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  
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  
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

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  
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  
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  
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帥  
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  
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  
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  
異之權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  
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  
強槓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為人重意義急然



四百一  
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  
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  
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上下數千載問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  
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  
館閣文學之士誠多云云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  
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通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  
恕於魏晉以後事考以證差謬最為精詳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  
子方屬公大政宜恢正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

利為先之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

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捫人廣坐

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

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

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

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

養許即官脩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

而歸道得風孳疾右手足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脩

書病亟乃嘗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為學自曆數

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



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借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采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日為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攷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

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美豈得齋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為江都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為政無咎



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  
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  
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為國  
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  
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  
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  
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戶部員  
外郎無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  
獄張商英借田國引為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

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為之候肇援筆立就  
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絕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  
詞不稱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  
異意非議辟雍以為不當立尋職提舉洞霄宮會赦  
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  
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者禮記說至數十萬言  
遂登進士第調興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  
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  
博士以文章授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



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  
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  
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  
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吃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  
姦杖而出諸境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  
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二格非苦心  
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  
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  
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  
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  
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慈趙挺之之子明  
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  
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  
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天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  
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  
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衆所居齋嘗謂士必  
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  
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  
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



三百八十八  
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  
卑賤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  
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為文不事  
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  
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  
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  
詩聲梅堯臣方檀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  
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愈書保信軍節  
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

石處畫以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  
一日問安石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  
以示安石安石取為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  
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  
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潘邸舊恩補滄  
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  
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  
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為文  
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



三百九十五  
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叱咤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立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竒醜帝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為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為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為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為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詵按於



都堂誥曰此與今太族太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  
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  
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  
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革禮卒誥居母喪盡禮  
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為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卅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  
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  
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  
朝廷議去日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為固位計皆心知  
不可無以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

約不犯邊明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  
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訟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  
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  
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  
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川  
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  
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  
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欵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  
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



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其非昆吾刀鑿肪不可治珣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為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問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

生一命為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闕古吳人化其賢長



三百八十八个  
陳真州  
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  
圃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  
授於鄉召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  
宗知其清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為辨說又著  
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  
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  
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  
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  
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少

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  
官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為文辭剷剔瑕類卓詭不凡  
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為廬陵自歐陽文  
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  
弇也其相推重如山云

列傳卷第二百三



列傳卷第二百四

宋史四百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權國書寺少書君叔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股肱等奉

勅修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

附趙蕃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為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欽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



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  
 金人入汴高宗南渡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又  
 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  
 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微猷閣直學士知湖  
 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  
 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  
 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  
 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

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  
 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  
 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  
 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陞  
 辭帝勞問甚渥遂請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  
 四十九與義容狀優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  
 然內剛不可犯其為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  
 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  
 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  
 上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  
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  
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皆賡進  
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再遷  
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  
提點江州太平觀授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  
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  
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

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  
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  
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  
又言崇觀以來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  
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  
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  
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  
顏真卿畫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



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撮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  
 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彙集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  
 撰纂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懇  
 其敷糶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  
 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  
 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  
 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

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  
 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  
 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  
 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  
 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  
 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  
 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  
 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  
 六人恬恪憺怍慄喜

宋史四百四十五  
 日  
 朱  
 昂  
 屬







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眾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始有中人為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

帥頴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頴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雖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頴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郊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



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人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掎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

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阜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偁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卡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意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寇下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



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片  
 墩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  
 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  
 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  
 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  
 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  
 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  
 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拓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  
 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  
 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

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  
 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  
 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  
 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  
 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  
 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閔甫  
 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  
 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



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為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預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擬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

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繫磨甚遷轉之



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為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為諫議大夫俱繳還以

為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為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為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



四百八  
畏避其為文典雅閎奧為世所稱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  
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  
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  
年召對嶠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  
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  
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  
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  
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  
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

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  
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  
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  
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  
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嶠因  
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  
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  
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  
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  
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會



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  
 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  
 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刊改神  
 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  
 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  
 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  
 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  
 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  
 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之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

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  
 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  
 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空一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  
 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九年除司勳員  
 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  
 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  
 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乃  
 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  
 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  
 言万俟卨論嶠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



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脩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嶮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入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抵牾

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為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

宋史四百四十五 朱昂 昂



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為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卓犖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宗言敦儒深達治體

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為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為棲茅茹美自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為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使至侍從武臣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

宋史四百四十五 朱 賜 賜



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特秦  
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熈亦好詩  
於是先用敦儒子為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  
死敦儒亦癯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  
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晉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  
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  
授入為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

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為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代以  
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所至是

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

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

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况在天之

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為禮部員外

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

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

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

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仁

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孫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

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

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



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寧州朱  
 勛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歸建  
 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  
 還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聲挫諸郡勝仲修城郭作  
 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  
 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  
 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邨為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  
 翠羽雀翔卧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  
 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

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  
 督趨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  
 僚閱視有亡時方不兩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  
 使者為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  
 曾覲覲持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  
 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  
 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  
 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  
 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



四百一十二  
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脩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設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

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莞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首矣又脫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掎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



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

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郎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

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

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棧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

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麩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

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

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

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

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

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

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

授直秘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

閩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

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

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流即之雖閒居移書

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

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擬亦以為

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即之

倡義云郎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惟忠

號樗寮歷  
陽人

宋史四百四十五  
朱  
馬



四百五十五  
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賜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賜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為太和三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為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瞻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白祠從清之歸其後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召國采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列傳卷第二百四



列傳卷第二百五

宋史四百四十六

開儀圖司上柱國鑾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建寧府都總管魏良弼等奉

勅修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觀 孔宗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韜

傅察

楊震 父宗隱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



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  
 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  
 懼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  
 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  
 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  
 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  
 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  
 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  
 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

所處不同論其捐軀殉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  
 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  
 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  
 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  
 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邈能以貞厲保厥初  
 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  
 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  
 惟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  
 歿父再遇為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



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為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即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為弁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弁代列狀請留詔褒之復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

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日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發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為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



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  
 為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  
 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  
 十引滿以射箭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  
 被七十創負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  
 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  
 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  
 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  
 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  
 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

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  
 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大重貴喟然曰

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  
 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  
 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  
 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請留守賈昌朝請  
 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  
 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  
 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



扼其喉毆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  
 譟至斷一臂猶言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  
 廳事前支解之則倉猝被毆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  
 仁宗歎息久之贈官死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  
 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繞捷卒石慶使其子剖  
 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  
 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  
 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為元亨促馬馳  
 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

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  
 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  
 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  
 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  
 賊爭入携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  
 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觀子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  
 制杜杞為言于朝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為修古後皇  
 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  
 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



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  
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擘引兵迎擊  
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擘兵敗走  
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  
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  
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  
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  
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  
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詎賊聲不絕投屍江中  
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

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  
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穎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  
嶺南無備州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  
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南  
為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  
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  
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  
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  
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



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  
四瞳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  
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禎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  
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積廕試將作  
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  
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善大夫移知康州儂  
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  
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

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  
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  
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  
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而貴部士卒  
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餉如平時至夜  
貴臥不安席師旦即臥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  
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  
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  
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  
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



高怒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為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極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容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

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率眾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中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即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為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群不逞並緣為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誑誤者六



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逸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略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為供備庫副使廣東都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揚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為竊緘戮之於市又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

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彞代起緘致書於彞請罷所行事彞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今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至謁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程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

宋史四百四十六 吳忠貞才刊 寫



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事。選勇士擊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既受圍，緘書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彞，彞遣將張守節救之，逗留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緘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緘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殺其家三十六人，截于坎，縱火自焚。緘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隕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利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起，劉彞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召對謂曰：「邕管賴鄉父守禦，儻如欽廉，即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



字四百六十六  
貴才舟  
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彞皆坐謫官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

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奭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煦卒復以煦弟昉為三班奉

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



之為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誅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

矣煜伸頸就刃罵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豈自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



元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躡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金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猶常習故欲加緝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金名遷著作佐郎為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

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抃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冲虛觀獨令慶澥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鼎行棗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



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  
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  
二日若水寧有一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  
秋高若少屈與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  
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  
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  
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  
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  
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為封  
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

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柰  
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  
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  
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  
於朕聞為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  
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  
十數南朝惟本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  
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  
悲之

劉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



王言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  
多食不繼韜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  
私便之遂為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  
夏人攻震武韜攝帥郟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  
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為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尚  
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  
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  
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韜曰越境約會容  
有他故會再請者其韜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為汝  
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  
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  
是吾死所也或舉刃劫之無惜容遂見殺

列傳卷第二百五



甲十五人

卷之五  
三  
木中





